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二







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  
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  
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  
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  
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  
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  
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  
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  
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  
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

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  
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  
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  
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  
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  
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  
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  
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  
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  
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  
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



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  
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玠為刺史  
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  
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  
大為契丹所敗奔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  
有眾百萬輜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  
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  
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  
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  
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

四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本十一

徐執

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  
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  
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使其  
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  
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  
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  
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  
于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  
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  
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  
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



審曰虜衆吾寡虜

吾多步若平原相遇

以萬騎蹂吾陳吾無患

矣嗣源曰虜無輜重

自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

窮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

趣幽州與城中合勢

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

十一自易州北行庚子

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

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

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

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

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

曹楊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

四書共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六十三

徐雅

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

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

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

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

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

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

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

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

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

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

涕契丹以盧文舉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



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  
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餉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  
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  
諸州為之殘弊

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  
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  
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暮年而  
釋之撒剌阿撥帥其眾奔晉王厚遇之養為假  
子任為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

能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  
凶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契丹主既許盧文

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  
天皇帝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  
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  
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  
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  
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  
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  
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  
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  
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



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

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從側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



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  
此乃北歸晉乎  
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  
化之所布藁於地回  
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  
枝亂者歎曰虜用法  
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  
晉王至幽州使二百  
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  
還騎恃勇追擊之悉  
為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  
契丹主責王郁繫之  
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  
刺史李嗣肱將兵定  
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  
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  
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  
卧病已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  
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夏閏

三百九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六十五

徐勇

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

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

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

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

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

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

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

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



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

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

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

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

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疆

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

殺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

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

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

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

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

三百八十 天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李六 徐六

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

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為

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

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

以為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

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秋七

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

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

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



陸權知留事以公疾孟... 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  
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及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  
豐端安可爲此有心... 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  
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  
此迹萬一崇韜間之中塗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  
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  
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  
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  
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  
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  
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及曰公言是也悔之

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  
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塗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  
揔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  
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  
然帝使官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父崇韜  
之壻也官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父對諸將攘  
臂垂泣爲崇韜稱寃言辭怨望庚辰幽存父於第  
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繼岌言李繼麟與郭崇  
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父連謀官官因共勸帝速  
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



以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佗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曼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四二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勾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屈疆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即拜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言得見主上直陳去誠則讒人獲罪矣

二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



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  
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  
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  
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  
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  
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  
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  
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  
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  
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  
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

州防禦使張虔劉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  
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  
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  
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  
禿餒以二千騎犇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  
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  
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  
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  
朗以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  
張延朗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  
王晏球張延朗



行唐內帝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  
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  
安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  
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  
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搥揮劍直衝其陳大破  
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飯  
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  
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

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  
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又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  
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

四百廿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十一

五

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  
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  
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  
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  
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  
樂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  
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豎竟可  
言今教公二策不悉眾決戰則束手出降三向  
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

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



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楊隱等酋長  
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  
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  
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  
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  
契丹性和平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  
歸部曲泣曰歸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  
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  
餘里比其知而徭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  
穿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  
穿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

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  
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  
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  
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  
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  
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  
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  
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  
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于



市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

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犇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替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煎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

三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七十二

何

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彛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替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替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替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替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



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嬖負華好飲人血姬妾多  
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  
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 五月契丹使者迭羅  
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  
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  
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  
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  
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  
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  
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  
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

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  
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  
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  
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  
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  
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  
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  
武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内州縣就食又  
置牛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八月壬戌孟知祥單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初魏王繼文郭崇韜率蜀中富民以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緡帛充晝夜督責  
官太僕卿趙季良為主  
旨轉運使冬十月孟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兵十萬決不可得亦  
軒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  
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嚴為西川都監  
恩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劔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終表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黃帝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  
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  
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  
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  
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  
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  
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  
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  
之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  
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  
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二月帝遣客省使

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  
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璋迎  
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  
勳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  
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  
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爲西川  
卽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一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  
入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  
稅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  
成都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  
邊指揮使毛重



二十人往頃之知祥奏變忠禹三州已平請  
公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  
叩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以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  
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  
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  
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  
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  
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  
各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  
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  
遣通事舍人李彦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  
從者彦珣犇還 秋九月郿州兵戍東川者  
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  
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  
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  
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之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  
州刺處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  
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訶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  
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



兵益兵成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歸  
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  
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  
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劔門 辛  
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

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  
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  
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左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  
祥知祥詰之無狀 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  
王行本腰斬之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

一百九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十七

馬良

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  
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

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總遂益兵無不憂恐  
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

裕窺其所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  
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

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永定關  
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 明割雲安等下三鹽

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 辛卯許之 董  
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十月戊辰兩川以朝

之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否 是東北商旅少敢



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謀  
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  
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二騎入斜谷吾必  
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  
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屯閬州光業謂虔徽  
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  
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  
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  
可攻三鎮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  
皇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

百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七十八

馬良

四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  
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  
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  
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  
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  
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都揮使將兵三萬  
以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  
王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  
將皆曰董璋父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  
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  
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



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二  
知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  
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  
陷璋執洪而譴之曰吾白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  
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灸感恩  
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  
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  
取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  
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  
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  
給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 丁

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  
瑋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  
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  
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  
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  
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 冬十月癸巳李仁

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  
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  
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  
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  
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



州其師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劔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劔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丁未族誅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具溫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還襲

劔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劔州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劔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安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



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廉德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聞劔門失守相德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間道趣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鏗帥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劔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董公必棄閬州犇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逐州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蜀道四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道趣文州將龔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度使楊漢賓棄黔南犇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山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牙稍欲相及乃揚旗



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路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從西上頗然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八十一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庚午李

陘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

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

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

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

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

言又遺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



人稍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

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闕既

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

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

四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八十一

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

詔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

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奔還東川

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

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

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

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

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重誨

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



身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與  
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

祥聞甥姝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

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

已族滅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空

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 乙未李仁四

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

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劔州與牙內

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

許廷隱三讓笑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八十四

江

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

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

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

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

大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

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

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

姝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

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

上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

二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



恕不許吳深言於知祥曰璋不通漢語且有窺西  
川之志公宜備之 夏四月東川使董璋  
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 荆楚州刺史又王暉曰  
劔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身歸出無名必無成  
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  
將三千人詣漢州訶之璋入境破白母休鎮執成  
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  
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  
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仁前鋒公  
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必大捷  
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甲自出禦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八十五

之以彊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  
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州廷隱入  
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平書詎  
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  
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  
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消矣肇素  
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亦亦擁眾  
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亦水大敗

璋所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 趙廷隱



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一戰勝定遠  
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西川兵  
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曠  
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父東川右  
領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  
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  
禪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瑋守雞蹤橋皆為  
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  
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筆指後陳張公鐸帥  
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  
都指揮使元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分六

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  
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至五侯  
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六人漢州府  
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  
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  
李昊草榜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  
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  
于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  
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遠者無十  
八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  
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



登城子光嗣自殺璋云北門樓呼指揮使潘

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

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

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

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

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

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

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

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鶴

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

二百九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八十七

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

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

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

命二將不讓

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

與趙僕射議

之孟知祥命李仁罕歸

廷隱東川

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

安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

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讓

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五

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

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



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  
吳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  
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爲東川吳深解  
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  
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  
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  
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  
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  
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  
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  
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  
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  
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  
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豺狼自貽族滅卿立  
三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  
義鄭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  
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  
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  
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  
子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  
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  
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正節鉞及明公封爵然



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諸將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

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鄆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所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漢成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部



己已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

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 門使王處回為

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

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

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

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

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公鐸奉變肅衛

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旦夕殂祕不發喪

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 處回泣不已季良

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 速立嗣君以絕

九九元 本末卷四十一 九十一

說解言 相沙 回收淚謝之季良教 回

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生之慮 回至仁罕第仁

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 遺制命太子仁

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

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 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 主太后太后

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 石晉篡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 與石敬瑭皆以 勇力善聞

明宗為左右然心 系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

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父病羸瘠



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  
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  
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  
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  
尚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  
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  
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  
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  
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  
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  
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  
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  
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  
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  
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  
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  
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  
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  
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  
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  
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



五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爲北宮行營副  
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  
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  
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  
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  
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  
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  
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

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  
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  
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  
受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  
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  
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  
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拮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  
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  
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  
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



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豈昭君詩曰安  
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  
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  
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  
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  
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  
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耶琦曰臣等爲謀不臧  
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  
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  
爲御史中丞蓋踈之也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

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  
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曷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  
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  
宗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  
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日莫  
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  
左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  
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爲除目付學士  
荒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  
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



敬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  
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  
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子春節  
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  
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  
言爭之若加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  
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  
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  
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  
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

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  
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  
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  
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素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  
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  
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  
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為北京副  
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  
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衣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踈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士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

度使高行周爲大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旣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鎮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以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且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屯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信密說朗曰吾相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信謀殺朗不克其衆犇審信審信遂帥麾下百騎與元信掠并犇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何利害捨強而弱對曰元信非知是識氣



人事決之耳夫帝主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  
上失大信於今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疎賤  
其二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  
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戍北帥步騎五百奔  
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軍節度使  
侍衛馬軍指揮使

六月石敬瑭

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  
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  
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也  
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於

尹本末卷四十一

九十六

徐師

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  
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  
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  
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  
割盧能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  
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  
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  
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  
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  
書許候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  
為天雄節度使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



癸亥應州三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

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

重榮張萬進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

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

曰觀敬達輩高壘深澗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

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

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

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擒軍楊光遠

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旰賊若無援旦夕當

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

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怒張敬達急攻

晉陽不能下母有營營上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

所壞竟不能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引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

旌旗不絕五餘里代州刺史張訥忻州刺史丁

審琦嬰城自虜騎過城下亦不誣督審琦洛州

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

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

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善戰未晚也使

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於寧鄉合戰敬

瑭乃遣劉知遠出立助之張敬達焜光遠安審琦

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



甲直犯其陳直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  
水而去唐兵沿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  
兵斷而爲二其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  
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  
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  
丹亦引兵歸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十餘人劉知  
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  
丹主執敬瑭于帳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  
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  
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  
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

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  
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  
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  
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  
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  
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  
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  
懼遣彰聖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神州兵二  
萬由青山抵榆次盧龍節度使東以面招討使兼  
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飛狐出契丹



則輕重之權皆在口下。大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天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曰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闕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向步都軍事。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不復心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盧文紀、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冬十二月

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



三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  
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  
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  
立李贇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  
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  
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  
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  
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  
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

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杖謂之義軍期以十二  
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訓  
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  
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  
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  
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  
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  
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  
領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  
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  
乃自具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



受詔將部兵一萬屯遼

鈞又請與細

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口

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

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

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

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

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

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

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

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

四百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一百一

北屯團栢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

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

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

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

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

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

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

福元年大赦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

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府事

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

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



三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  
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  
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  
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  
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  
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  
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  
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  
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言  
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  
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  
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  
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  
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  
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  
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  
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  
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  
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  
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  
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  
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

觀變非以一



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含豪末之利棄  
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  
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  
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  
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  
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  
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  
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  
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  
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

待石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  
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  
善耳况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  
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  
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  
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  
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在近圍  
拍雖有鐵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曰唐主唐主  
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  
高行周苻彥卿數引騎兵出戰每寡不敵皆無功  
芻糧俱竭削桀淘糞以飼馬馬相陷尾鬣皆禿死



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  
張生鐵楊光遠安寧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  
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  
況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  
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  
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  
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  
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議  
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  
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  
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  
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六  
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  
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軍  
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  
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  
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  
刺史張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  
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  
顧其心可見還曰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立  
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  
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爲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



州一奮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中曰桑維翰盡忠  
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中下侍郎桑維翰  
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以權知樞密使事  
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  
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  
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次於契丹主契丹  
主人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年  
空上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  
大口口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  
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  
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

饒非攸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平大潰相騰踐  
死者百萬計已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  
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  
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  
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  
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  
適然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  
之必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  
敗無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閉者請禁之河  
南丑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  
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



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士由唐主還至河陽  
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平滑州庶與魏博聲  
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  
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  
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  
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  
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  
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  
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  
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  
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  
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  
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  
近者何爲往大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  
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  
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  
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大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夫  
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負其  
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  
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  
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  
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



年冬食踰年而平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  
以爲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  
之曰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朔之民  
大驚駭汝且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其懼我  
大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  
委少司道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  
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  
帝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  
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在  
經略官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礪  
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  
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眾攻漢筠  
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  
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爲節度使  
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曰  
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衛  
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  
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及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  
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  
長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  
歸洛陽遣官者秦繼



節度使李贇華於其第

已卯帝

使薛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

後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及

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珙宣徽南

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

河犇于北軍諸將謂審度曰何地不可戰

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

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犇遣契丹

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

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

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

死而然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

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

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

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

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

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

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

在河東為唐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

張延朗不欲河東多事九財賦應留使之

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

大赦應中外官



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女奴邪貪狼罪難容實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曷宣徽使李寧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親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既而選死劉延朗將韓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

如河陽魏太相温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贈

李贊華 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孫斌使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百九

陽周瓌 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 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改與唐府 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 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

書監三月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或得唐潞王簪及 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

南 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撥立之功宜外敦 言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

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



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煦爲契丹王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遜語使者還以爲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

帝上表稱賀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冬十日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雷平節度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白以累世將相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范揚之叛

范延光

揚光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三

內都虞候平山被瓊爲腹心溫



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  
坑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  
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  
云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  
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  
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  
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  
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  
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  
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  
殺瓊帝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百上

蔡成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

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兼樞密

蔡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

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

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

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庚辰帝發

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

進范延光爵臨清郡主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

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持

突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



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揚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向都部署軍士郭威等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威曰揚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西歸能用我者其劉公平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萬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延光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繼祚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弟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



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  
關將逼汴州詔奉國四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  
會杜重威討張從眉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  
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恐懼  
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此賓客不  
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  
巡檢使宋廷皓帝戒昭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  
桑維翰叩頭苦諫曰或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  
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  
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  
在大梁温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  
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  
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  
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易以聞暉將  
犇吳爲人所殺繼英姦 許州依温氏忠武節度使  
婁從簡盛爲之備延濬 寺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  
明延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  
執三温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  
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苻彥饒奉進皆  
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  
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取滑州軍  
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



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  
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  
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  
誼諫不可禁止奉國左廡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  
知所爲帥兵欲從亂遇右廡都指揮使盧順密帥  
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何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  
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  
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  
共擒苻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  
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  
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  
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  
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  
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  
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眞  
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  
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  
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  
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  
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  
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  
百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主者擒之



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而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旣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二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堂張延播繼祚妻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 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轉兵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印度使安從進恐王暉轉兵遣行軍司馬張肱將



大曾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兵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

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

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庚午楊光遠表乞



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已巳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苻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揚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旣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旣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揚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處讓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言而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



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許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遇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就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



遠曰圍魏之從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犇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

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

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一百十九

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旣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

儒引契丹將麻荅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三事並見契丹滅晉 壬戌揚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



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  
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  
侍衛馬步都虞候忝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  
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  
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  
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  
遠遙誓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  
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  
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  
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又者節度判官丘  
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去其父出居私第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  
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  
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鬼  
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滋州防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